



大学经典

朱杰人
导读

诗经

〔宋〕朱熹集传
〔清〕方玉润评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1
1

1
1

1
1



—————

诗 经

[宋] 朱熹 集传 [清] 方玉润 评

朱杰人 导读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经/(宋)朱熹集传;(清)方玉润评;朱杰人

导读.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6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大学经典)

ISBN 978-7-5325-5050-0

I. 诗… II. ①朱…②方…③朱… III. 古体诗—中国—
春秋时代 IV. I2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4649 号

责任编辑 熊扬志

装帧设计 陆智昌

诗 经

[宋]朱熹集传 [清]方玉润评 朱杰人导读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20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毫米 1/16

印 张 27.5

插 页 4

字 数 480,000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5050-0/I·2048

定 价 42.00 元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毛文涛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何元龙	张文杰	张英光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韩卫东	彭卫国	潘 涛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含“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

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

“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教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7年1月

诗 经

导读

朱杰人

《诗经》，在先秦只称作《诗》，“经”字是汉儒加上去的。从目录学上来说，称《诗》为经，始于《汉书·艺文志》。因为《汉书·艺文志》是以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七略》为蓝本的，所以，也可以说是始于《别录》、《七略》。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这些诗歌产生的时代，上自西周初期（公元前 11 世纪），下至春秋中期（公元前 6 世纪），历时五百多年。孔子曾经用《诗》作为教材。孔子说过：“《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论语·为政》）又教育他的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也。”（《论语·季氏》）意思是，不学《诗》，连话都说不好。

秦始皇的焚书，《诗》首当其冲。《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秦火之后，《诗》至西汉复传。据《史记》和《汉书》的《儒林传》以及《汉书·艺文志》，汉代的《诗经》学分今文学与古文学两派。《鲁诗》、《齐诗》、《韩诗》三家属于今文学。《鲁诗》的创始人是鲁人申培，《齐诗》的创始人是齐人轅固生，《韩诗》的创始人是燕人韩婴。三家皆先后立于学官。

《诗经》古文学只有《毛诗》一家。现在一般认为《毛诗》的创

始人为西汉人毛亨、毛萇。毛亨被称为“大毛公”，毛萇被称为“小毛公”。《汉志》有《毛诗故训传》三十卷，此书今存，只不过已经不是单行本，而是被散置于整个《诗经》的有关诗句下面了。《毛诗》没有被立于学官。东汉以后，古文学之《毛诗》逐渐盛行，当时的著名学者如郑众、贾逵、马融等，均治《毛诗》。郑玄所作《诗笺》，“宗毛为主”；又作《诗谱》，贯彻《毛诗》“以史说诗”之解经观念，将三百篇贯串为一诗史系统，尤为今、古文盛衰的一大关键。魏时，王肃虽然攻郑，但亦宗《毛诗》。从此，《毛诗》盛行，《三家诗》趋于式微。《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至南宋亦亡。两汉今文学派的《诗经》学著作，唯有《韩诗外传》一书流传至今。而《毛诗》的处境却如旭日东升，方兴未艾。唐初，孔颖达奉诏撰定《五经正义》，其所作《毛诗正义》，即宗毛《传》、郑《笺》为说。《毛诗正义》是官方认定的标准教材，天下通行，遂造成其长盛不衰的局面。

《诗经》现存 305 篇（所以又名《三百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进一步细分，《风》又分为十五国风：《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计 160 篇。《雅》又分为《小雅》、《大雅》。《小雅》共计 74 篇，10 篇编为一卷，名之为“什”，计有《鹿鸣》之什，《南有嘉鱼》之什，《鸿雁》之什，《节南山》之什，《谷风》之什，《甫田》之什，《鱼藻》之什 14 篇。旧说《小雅》又分《正雅》、《变雅》。所谓《正雅》，是指周王朝兴盛时期的作品；所谓《变雅》，是指周王朝衰败时期的作品。《小雅》从《鹿鸣》篇到《菁菁者莪》，凡 16 篇，是《正雅》；《六月》篇以下，都是《变雅》。《大雅》共计 31 篇，即：《文王》之什，《生民》之什，《荡》之什 11 篇。旧说《大雅》也分正变：从《文王》到

《卷阿》，凡 18 篇，为正；《民劳》以下都是变。《颂》凡 40 篇，分为《周颂》（31 篇）、《鲁颂》（4 篇）、《商颂》（5 篇）。

《诗经》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上古史的研究方面，在上古音的研究方面，也都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

人们习惯将儒家思想称为“孔孟之道”，这当然不错。但是我想，如果我们把“孔孟之道”中的“孟”字换成“朱”字，成为“孔朱之道”，恐怕更切合我国历史的实际。这样讲的根据何在呢？首先，钱穆《朱子学提纲》云：“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孔子集前古学术思想之大成，开创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主要骨干。北宋理学兴起，乃儒学之重光。朱子崛起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此两人，先后矗立，皆能汇纳群流，归之一趋。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笔者以为，这是不刊之论，反映了学者的观点。其次，让我们来看看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官方的态度。《元史·选举志》记载：“考试程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明史·选举志》和《清史稿·选举志》中也有相同的记载，此不赘引）这里对上述引文稍微加一点解释。所谓“用朱氏《章句集注》”，就是用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考试

《四书》的标准教材。所谓“《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意思是说，考试《诗经》时就用朱子的《诗集传》作为主要标准，考试《尚书》时就用朱子门人蔡沈编写的《书集传》作为主要标准，考试《周易》时就用程颐《伊川易传》和朱子的《周易本义》作为主要标准。大家看，《四书》、《五经》考试用的标准教科书，差不多被朱子全包了去。这一包就包了将近六百年，直到清末废除科举为止。根据以上两点，我认为，用“孔朱之道”来代替“孔孟之道”的表述，谅无大差。

朱子，是人们对朱熹的尊称。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晦翁、云谷老人、逖翁等。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出生于福建尤溪，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病逝于福建建阳。父名松，字乔年，号韦斋。朱子十四岁时，朱松病逝，临终托孤于籍溪胡宪、白水刘勉之、屏山刘子羽、刘子翬兄弟。绍兴十八年（1148），朱子登进士第。仕途并不发达，相反，其学术一度被当权的政敌斥为“伪学”，承风趋旨者甚至还上书要求杀了他。在残酷的政治压力面前，朱子处变不惊，仍然坚持聚徒讲学，潜心著述。死后，追谥“文”，故后人又尊称为朱文公。《宋史·道学传》有传。今人束景南撰有《朱子大传》和《朱子年谱长编》两书，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朱子其人很有帮助。朱子的一生，主要是学术研究和著书立说的一生。他著述弘富，据束景南《朱熹著述考略》统计，凡144种，涉及经史子集四部（此文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附录。此外，有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的《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诗集传》这个书名，其中的“诗”，是指《诗经》。请读者注意，千万不要把这个《诗》理解为《毛诗》。那样的话，我们就辜负了朱子命名的一片苦心了。其中的“集传”，意思是“集解”、“集释”。“传”是注解的一种别名。所谓“集

传”，意味着书中的注解，并非都是出自朱子本人，而是汇纳百川，采众家之长。所谓“众家”，上自汉儒，下至南宋的学者，不分门户，只要说解合理，就小大不捐，悉数吸收。这与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大异其趣。我们知道，在朱子《诗集传》之前，官方认可的《诗经》标准读本，是唐初孔颖达领衔编写的《毛诗正义》（又叫《毛诗注疏》）。《毛诗正义》就是一部坚守门户，排斥异己的注释之作。它是以《毛诗》文本为定本，以毛传、郑笺为权威注解，亦步亦趋，固守疏不破注的原则，搞得一部活泼泼的《诗经》了无生义，索然寡味。朱子的《诗集传》就是对《毛诗正义》的一个反动，集宋学《诗经》学之大成，成为宋学《诗经》学的代表作，开创了《诗经》研究的新纪元，被看作《诗经》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诗集传》的第一个特点是，思想解放，不迷信任何权威，包括孔子在内。举例来说，孔子说过：“《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何谓“思无邪”？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曰：“归于正。”汉人解《诗》，大体本此。据《汉书·儒林传》记载，有个叫王式的《诗经》学者，曾经当过昌邑王的老师。昌邑王被立为皇帝以后，由于肆行淫乱被废。当局要追究责任，认为昌邑王的淫乱，都怪昌邑王的臣子没有尽到劝谏之责，于是纷纷被下狱处死。王式也被抓进监狱，审问他的人说：“你作为昌邑王的老师，为什么没有谏书？”王式回答说：“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无谏书。”这就是说，一部《诗经》，就是一部谏书，无论是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都有教育意义。当局认为王式说得有理，就减免了他的死罪。宋人对《诗经》的认识，就思想解放，与汉儒大不一样了。朱子在《诗集传·郑风》的末尾说：“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

一，而淫奔之诗已不啻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词，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他认为《诗经》三百篇中的“情诗”着实不少，所以朱子说：“只是‘思无邪’一句好，不是一部《诗》皆‘思无邪’。”（《朱子语类》卷八十）显然有点是在和孔子唱反调的意思。这个看法在《诗经》学史上有里程碑的意义，正是朱子的这个反动，才使得后人对《诗经》的解释从诗教向着文本方面转向。开启风气之功，朱子当之无愧！

《诗集传》的第二个特点是，抛开了《大序》、《小序》这两个理解《诗经》的迷障，建立了从诗文本本身求诗义的科学思路。《大序》、《小序》，合称《诗序》。今本《毛诗》列在各诗之前，具有解题性质，说明该诗主旨的文字，叫做《小序》。例如：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

《东方未明》，刺无节也。朝廷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挈壶氏不能掌其取焉。

《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

这就是《小序》。而位于《诗经》首篇《关雎》的《小序》之后，概论《诗经》全经宗旨的文字（据朱熹说，从“诗者，志之所至也”一句开始，至“是谓四始，诗之至也”止。说见《朱子语类》卷八十），叫做《大序》。

《诗序》的信奉者，将《大序》看作是正确理解整个《诗经》的钥匙，将《小序》看作是正确理解当篇诗的钥匙。实际上多是削足适履，穿凿附会，大失诗之本义。朱熹对于《诗

序》的认识，有一个从尊《序》到反《序》的过程。他自己说：

“今欲观《诗》，不若且置《小序》及旧说，只将元诗虚心熟读，徐徐玩味，候仿佛见个诗人本意，却从此推寻将去，方有感发。某向作《诗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处，亦曲为之说。后来觉得不安，第二次解者，虽存小序，间为辨破，然终是不见诗人本意。后来方知只尽去《小序》，便自可通。于是尽涤旧说，《诗》意方活。”（《朱子语类》卷八十）又说：

“《诗》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诗序》作，而观《诗》者不知《诗》意。”（同上）有鉴于此，《诗集传》就干净利索地全部删去了《诗序》。钱穆评价此事说：“朱子为《诗集传》，又为《诗序辨说》，一主经文，而尽破毛、郑以来依据《小序》穿凿之说。此是朱子一种辨伪功夫，与其《易本义》主张《易》为卜筮书，同为千古创见。”（《朱子学提纲·朱子之经学》）话拐回来说，朱子尽管在《诗集传》中删去了《诗序》，但我们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朱子对《诗序》的态度是，全盘否定，百无一失。不是的。朱子说：“《小序》如《硕人》、《定之方中》等，见于《左传》者，自可无疑。”（《朱子语类》卷八十）可见，作为个案来处理，个别《小序》还是得到肯定的。

《诗集传》的第三个特点是由上述两个特点延伸出来的，即新意迭出，精义纷呈。例如《秦风·蒹葭》，全诗三章，其首章诗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是多么美妙的一幅山水画呀，引人产生无限的遐思。笔者读高中时，读到了这首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了读大学，读研究生，接触了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其《小序》说：“《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搞得人一头雾水，兴味索然。而《诗集传》则另辟蹊径说：“言秋水方盛之时，所谓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

就诗求义，给读者留出想象的空间。难怪王照圆《诗说》说：

“《蒹葭》一篇，最好之诗，却解作‘刺襄公不用周礼’等语，此前儒之陋而《小序》误之也。自朱子《诗集传》出，朗吟一过，如游武夷、天台，引人入胜。乃知朱子翼经之功，不在孔子下。”（转引自洪湛侯《诗经学史》第四章第四节）尝鼎一脔，可知其余。

须要说明的是，《诗集传》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为后学所赞仰，除了朱子本人的努力以外，时代学风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欧阳修的《诗本义》，苏辙的《诗集传》，郑樵的《诗辨妄》，对于朱子的《诗集传》来说，都是前驱者，朱子继承了他们的批判精神。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没有缺点的书，自古未有。今人对《诗集传》的诟病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第一点，《诗集传》尽管以其破旧立新取得了成功，赢得了喝彩，但仍然未脱经学之窠臼。换言之，《诗经》是文学，朱子尽管开始以纯文学的眼光审视《诗经》，但用经学的眼光去审视《诗经》者更多，所以，并没有把《诗经》从《经学》的樊篱中解放出来。在笔者看来，这是苛求古人了。道理就无须多讲了。第二点，朱子的“叶音”说。《诗经》是韵文，可是有些韵脚字我们后人读起来不押韵了。古人不明白这是由于古今语音的变化所致，于是采用叶音说，即为了求其押韵，认为某字应该临时改读为某音。

“叶音”说，始于六朝，朱子不过是承其余风罢了。对此，我们也不为尊者讳，承认这确实是《诗集传》的一个缺点，并请读者引起足够的注意。

最后，谈一下《诗集传》的版本。《诗集传》其书并不难找，各大学图书馆都会找到，而且版本不止一种。要说到最好的版本，笔者认为收入《朱子全书》的《诗集传》最好。好在哪儿呢？第一，它是以完整的宋刻本为底本，这很难得；第二，加了标点；第三，作了校勘。

本书的侧栏点评我们选取了《诗经原始》一书的内容。

《诗经原始》的作者方玉润(1811~1883),字友石,亦作黝石,自号鸿蒙子。云南宝宁(今云南广南)人。自幼嗜学好古,饱读经书,才学朗贍,涉猎至博。同治三年(1864),以军功铨选陇西州同,公务之余,著书讲学。方氏著述丰富,均收入《鸿蒙室丛书》中,而《诗经原始》是其代表作。

《诗经原始》十八卷卷首二卷,合计二十卷。卷首上的内容主要是《凡例》,卷首下的内容是《诗旨》,总论历代诗家有关《诗经》宗旨之说。正文十八卷,则是对《诗经》三百零五篇的说解。按照方玉润对每一篇的“原始”设计,都包含下列五项内容:第一,《诗经》原文。第二,方玉润自己的说解。第三,附录,用以评论历家对本诗的说解。第四,集释,用以解释本诗中难解的词语。第五,标韵,用今诗诗韵来标明韵脚。除第一项是顶格书写外,其余四项都低一格。

寻此书以“原始”命名之意,盖原者,推究也,考求也。

“始”者,诗人之本意也。原始者,推求诗人之本意也。方氏有感于两千多年来,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到不同的误导,以至于在诗的理解上,往往背离诗人的本意,故有此作。所谓误导,唐代以前,指的是《诗序》;宋代以后,指的是朱熹《诗集传》;近代,指的是姚际恒的《诗经通论》。要想“原始”,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对此三家进行批判。方氏在《凡例》中说:

“读书贵有特识,说诗务持正论,然非荟萃诸家,辨其得失,不足以折衷一是。自来说诗,唐以前悉遵古序,宋以后,独宗朱传。近日又将反而趋序,均两失道也。故姚氏起而论之,其排传也犹甚于排序,而其所论,又未能尽与古合。是以编中所论,只以三家为重。三家定则群喙息。”方氏在《自序》中又说:“呜呼!以夫子雅言、无邪之旨,自汉迄今,未有达诂,徒悬疑案于两间,而无一人焉起而正之,不大可痛而可惜哉!愚少时读诗至此,未尝不掩卷三叹,徒致憾于尼山正乐时也。最